



汲取中国传统兵学胜战智慧

■赵巴阳 薛国安

●道胜—— 抓住制胜核心理念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道义,“道胜”是传统兵学文化中制胜的前提。《孙子兵法》中,将“道”列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的首要因素;把“主孰有道”作为“七计”之首;将“上下同欲者胜”作为“知胜有五”的关键内容;将“修道保法”作为胜败的主导因素。《尉缭子》中也认为“凡兵之用,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左传》强调:“师直为壮,曲为老。”在中国传统战略思想体系中,战略筹划、战略决策等问题均以“道”为要旨。从战争规律上总结,军队为正义而战就理直气壮,为非正义而战就理屈气衰。

“凡战法必本于政胜”。现代战争,“道胜”的关键要义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内外皆修,胜于无形。对内来讲,“道胜”就是民众与国家之间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追求,能够同进退、共利害。“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从道义上赢得军民的普遍认同,军民就会与国家同生死、共命运,关键时刻绝不退缩。对外来说,“道胜”就是注重以德胜人,通过尚义重理、以德怀远,实现“得道者多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当今时代,政治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和制约愈发突出。只有从全局出发,善于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谋划和指挥军事行动,才能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知胜—— 夺取制胜信息优势

中华传统兵学一直都强调“知”的重要作用,认为夺取信息制权是赢得军事斗争主动的关键。“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曾对此有过高度评价:“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这就要求把战争的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知彼知

阅读提示

中华传统兵学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克敌制胜智慧。其对战争规律的把握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特别是其中的“道胜”“知胜”“将胜”“谋胜”“治胜”等思想,至今仍对驾驭现代战争有诸多启示意义。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争夺战略主动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我们应善于借鉴汲取中华传统兵学中蕴含的胜战智慧,创新发展具有我军特色、彰显时代精神、支撑打赢制胜的强军文化。

己、知天知地”。

当前,掌握战争形态演进的必然趋势,敏锐洞察新一轮军事变革的形势,成为“知胜”的重要内容。大量军事冲突与战争实践都反复证明,争夺战场信息制权成为对抗双方较量的焦点,“知彼己、知天地”不是更加容易,而是更加困难。一要善于先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未来战争,战场环境复杂多变,战机转瞬即逝,需要及时、准确、详细地掌握作战信息,体系中,体系对抗特征愈来愈明显。要重点搞清特定作战对手的作战原则、作战企图与力量部署,研究支撑敌作战体系的要害目标、关键节点。在全面掌握情况之后,再把作战区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电磁环境对我双方行动的影响分析透,通过科学分析、综合对比,从中寻找以我之长击敌之短的战法,并制订出奇制胜的方案计划。

●将胜——

培养制胜精兵强将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中华传统兵学除了强调制胜的前提条件,还对制胜关键因素——将帅提出了能力标准、品德要求和责任担当。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孙子兵法》提出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也就是俗称的“将为五德”。此外,还有《管子》提出的“知形、知能、知意”,《司马法》提出的“仁、勇、智、义、信”,《孙臆兵法》提出的“义、仁、德、信、智”,以及《三略》提出的“十二

能”论和《六韬》提出的“五材十过”论等。这些既是古代兵家总结的良将优秀品质,也给世人呈现出前人选将用人的能力素质标准。

中华传统兵学中对于将帅的要求标准,对于联合作战指挥员培养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放眼世界,虽然作战样式深刻变化,但人始终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欲治军者,必先选将。再好的战法打法也需要优秀的指挥员去实施。“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将军之事也。”在复杂、残酷、危险、紧张的战场环境中,指挥员必须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力,才能指挥部队取得胜利。未来战争,作战样式多样,对联合作战指挥人才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在实战化条件下,制订需求牵引、起点明确、突出关键岗位任职、胜任联合作战指挥位的发展“路线图”。“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败敌者,众也。”指挥打仗的能力是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融合形成的综合能力,聚焦备战打仗来选才用将,应科学设计完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发展路径,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重要的组织基础和人力智力保障。

●谋胜——

把握制胜精髓要义

“谋胜”是中华传统兵学文化中制胜的精髓。中国古代历代兵家主张将战争的仁义目标追求与战争过程中的谋略运用有机结合在一起,无论是《三略》《六韬》,还是《三十六计》《百战奇略》等,都是兵家谋略的代表作。《孙子兵法》指出,“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谋、伐交”从层次上看要优于简单的、破坏性的直接对抗式战争,真正发挥好上级作战体系的强力支撑作用。一方面,各级指挥员要强化体系意识、联合意识,主动融入作战体系中,既要“身在作战体系”又要“心在作战体系”,打破过分依赖主战力量的“思维惯性”,将指挥的重心融入联合作战中,主动用好联合作战体系,瞄准联合作战效能最优筹划,基于联合作战体系弥补短板,按照联合作战进程推进战局。另一方面,要提升体系作战、联合作战的指挥能

力。既要注重科学设好指挥机构,实现指挥互联互通、上下联动、左右衔接、权责清晰,又要注重规范指挥流程、指挥活动和作业成果,探索和推动上下同步联动筹划,指挥活动实时交互,作业成果适时共享,着力提升指挥能力。

突出体系支撑。现代作战强调体系支撑、体系聚能、体系对抗,单纯凭借某一军兵种或某一域的优势往往难以直接决定作战胜负。指挥员无论是筹划决策定下作战决心,还是在指挥控制部队落实作战决心过程中,都需要聚焦各军兵种、各作战空间的优势和特点,注重各作战力量的优势互补、实现体系对抗,产生作战效能叠加涌现的效果。同时,还要通过建立体系支援、申请力量加强等,用好上级掌握的作战力量,真正发挥好上级作战体系的强力支撑作用。一方面,各级指挥员要强化体系意识、联合意识,主动融入作战体系中,既要“身在作战体系”又要“心在作战体系”,打破过分依赖主战力量的“思维惯性”,将指挥的重心融入联合作战中,主动用好联合作战体系,瞄准联合作战效能最优筹划,基于联合作战体系弥补短板,按照联合作战进程推进战局。另一方面,要提升体系作战、联合作战的指挥能

力。既要注重科学设好指挥机构,实现指挥互联互通、上下联动、左右衔接、权责清晰,又要注重规范指挥流程、指挥活动和作业成果,探索和推动上下同步联动筹划,指挥活动实时交互,作业成果适时共享,着力提升指挥能力。

突出体系支撑。现代作战强调体系支撑、体系聚能、体系对抗,单纯凭借某一军兵种或某一域的优势往往难以直接决定作战胜负。指挥员无论是筹划决策定下作战决心,还是在指挥控制部队落实作战决心过程中,都需要聚焦各军兵种、各作战空间的优势和特点,注重各作战力量的优势互补、实现体系对抗,产生作战效能叠加涌现的效果。同时,还要通过建立体系支援、申请力量加强等,用好上级掌握的作战力量,真正发挥好上级作战体系的强力支撑作用。一方面,各级指挥员要强化体系意识、联合意识,主动融入作战体系中,既要“身在作战体系”又要“心在作战体系”,打破过分依赖主战力量的“思维惯性”,将指挥的重心融入联合作战中,主动用好联合作战体系,瞄准联合作战效能最优筹划,基于联合作战体系弥补短板,按照联合作战进程推进战局。另一方面,要提升体系作战、联合作战的指挥能

力。既要注重科学设好指挥机构,实现指挥互联互通、上下联动、左右衔接、权责清晰,又要注重规范指挥流程、指挥活动和作业成果,探索和推动上下同步联动筹划,指挥活动实时交互,作业成果适时共享,着力提升指挥能力。

突出体系支撑。现代作战强调体系支撑、体系聚能、体系对抗,单纯凭借某一军兵种或某一域的优势往往难以直接决定作战胜负。指挥员无论是筹划决策定下作战决心,还是在指挥控制部队落实作战决心过程中,都需要聚焦各军兵种、各作战空间的优势和特点,注重各作战力量的优势互补、实现体系对抗,产生作战效能叠加涌现的效果。同时,还要通过建立体系支援、申请力量加强等,用好上级掌握的作战力量,真正发挥好上级作战体系的强力支撑作用。一方面,各级指挥员要强化体系意识、联合意识,主动融入作战体系中,既要“身在作战体系”又要“心在作战体系”,打破过分依赖主战力量的“思维惯性”,将指挥的重心融入联合作战中,主动用好联合作战体系,瞄准联合作战效能最优筹划,基于联合作战体系弥补短板,按照联合作战进程推进战局。另一方面,要提升体系作战、联合作战的指挥能

天下”上,即以优势实力和充分的战争准备作为基础,综合运用政治、外交、经济、武力威慑等手段,通过先机制敌、灵活机变、谋势造势来遏止战争,进而取得全面胜利。“全争于天下”的谋胜观念主张用非战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力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这有别于西方追求霸权强权、恃强凌弱的传统战略思维。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慎战绝不等同于放弃军事斗争手段,而是要运用军事与非军事的各种手段,形成综合威慑力。无论何时,军事斗争是一切手段中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手段。现代战争,在军事力量具体对抗过程中,更加突出作战双方智慧的较量,“用兵斗智不斗多”。在正确区分战略目的和力量对抗的基础上,应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义”与中国战略思想中的“谋胜”统一起来,采用系统集成、综合制胜的手段方法赢得军事斗争的胜利。

●治胜——

夯实制胜法治基础

中华传统兵学认为,严明的法制是战斗力生成与提高的重要保证。早在两千多年前,《吴子兵法》便主张“以治为胜”,《孙子兵法》讲“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历史上,“岳家军”“戚家军”因纪律严明、赏罚必信成为治军典范。这些古代军事领域的法治思想和实践,积淀形成了“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明威”的传统军事文化。

现代战争战场空间全域多维,作战要素高度联动,作战节奏空前加快,作战管理更加精细,兵力行动协调更加复杂,战争过程日益科学化。如果没有法规制度对作战指挥和作战力量进行规范调节,把战斗力各个系统、各个要素有机整合起来,可能会打乱仗,甚至打不了仗。与此同时,现代军队科技密集程度不断提高,专业分工更加精细,特别是随着信息化智能化迅猛发展,军事系统复杂性关联性空前突出。只有通过法规制度实施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管理,才能使其成为协调一致、运转自如的整体。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军事变革,也是一个依法治军行稳致远的过程。为此,应不断完善法治,建立符合现代军事发展规律的科学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行方式。

★ 群策集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战争作为你死我活、充满着激烈对抗的领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往往难以获得胜利。自战争产生以来,战争中的交战双方,都积极利用一切条件和因素,力争主动,力避被动。善“预”者,就是要前瞻未来战场,加强运筹谋划,充分进行准备,做到先胜而后求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预见战争发展趋势。杜黑有句名言:“胜利只向那些能够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微笑。”恰如航海掌舵,只有准确预见变化,才能把稳方向,占得先机。战争指导者要想驾驭战争,就应该对战争发展作出科学预见。没有科学的预见,就没有战争指导艺术,也不会有真正为“打赢明天战争”而进行的战争准备。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突飞猛进,前沿科技和颠覆性技术逐步运用于军事领域,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不断发生变化。指挥员应该认真总结近年来的局部战争实践经验,从宏观上把握战争发展趋势和演化轨迹;在洞悉战争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大力推动作战理论创新,以发展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科学预见战争发展趋势和未来作战样式。

预演未来作战方案。作战方案是对作战进程和战法的设想,设想得越周全,越可能接近实际战事的发展,就越有助于战场局势把控。战争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得战争“迷雾”和盖然性始终存在。因此,作战方案制订出来后不能“束之高阁”,应该结合已经明确的作战任务,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不断修订和完善作战方案。现代战争,陆海空天网电全域多维行动,多力量多手段整体联动,作战方案越来越复杂。作战方案不可不行、顶不用,不能坐而论道,要搞好作战方案计划常态化推演、实战化检验、动态化更新。面向未来战争,指挥员要综合分析敌情、我情和战场环境情况,周密制订多种方案,做到一场战争多种预案,一种行动多手准备;要运用兵棋推演和作战实验预演作战体系的对抗过程,建立起对作战方案的信息反馈机制,不断增强作战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预判战场态势走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战场态势是指挥员进行决策和采取行动的依据,指挥员对战场态势的洞察和把握往往会直接影响作战结果。古今中外,优秀的将领总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以非凡的洞察力正确分析和准确预判战场态势。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类先进传感器的广泛应用,战场态势的复杂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骤然提高。据悉,外军已启动智能化态势认知研究,建立各类智能辅助支持系统,

塑造有利战场态势,赢得主动。

探索智能算法应用路径

■李玉焱

★ 挑灯看剑

当前,智能机器正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之中。智能机器的运行,背后的逻辑是智能算法的设计运行及其对数据信息的运算处理,进而驱动机器自动完成任务。未来战争中,智能算法终将驱动机器走进战场,算法优势或将决定战局胜负。为此,需超前布局,积极探索智能算法的应用路径,为制胜智能化战场下好先手棋。

开展军事领域算法需求分析。军事领域是科学技术运用最密集的领域,智能算法可以提高作战效能释放效率,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不可或缺。智能算法应用于军事,须从顶层设计出设计,以解决军事领域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坚持战场需要什么算法就设计什么算法,促使算法的开发设计更有针对性。未来的智能化作战中,在高标准、快节奏的对抗环境下,巨量繁杂的战场信息需要处理,错综交织的战场态势需要分析,跨域同步的多样行动需要调控,即使再高明的人类指挥员加上高效运行的作战指挥机构也难以全面兼顾这些工作。智能算法可以驱动智能机器,辅助人类深度挖掘情报信息、智能识别敌方行动、推演预判战局趋势等,这为算法设计提出了迫切的军事功能需求。

推动智能算法融合开发设计。目前,算法已广泛应用于人类日常生活中,但其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延伸。积极寻求现有算法设计理念向军事领域的迁移路

径,通过合理改造现有算法实现特定军事功能,或将是智能算法军事化应用能力快速提升的一条捷径。推动智能算法跨域融合设计,就是要探索“算法+军事”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策略,创造性地完成一般算法的基本功能在军事领域的灵活运用、实践运用。例如,将智能搜索算法、大数据算法组合应用于军事后勤领域,可首先将战场上的后勤保障实力及各种数据进行广泛收集和集中存储,而后依托训练好的智能算法模型对以上数据进行深度关联和挖掘分析,深刻洞察后装保障体系运行对作战胜负的影响、战场武器弹药供应链的关系等潜在高价值信息,为战场指挥决策和各类计划制订提供参考依据。

促进智能算法持续迭代升级。智能算法的设计开发并非一劳永逸,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算法只有通过实践检验才能变得更好。战争作为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复杂巨系统,其进程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战争算法设计应该是一个持续迭代升级的过程。未来以战争算法为主导的智能算法战或将成为一种新的对抗模式,作战筹划与指挥控制等一切战场活动都与智能算法息息相关,算法设计的科学性和执行的高效性都会影响到战局胜败。促进智能算法迭代升级,应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提高,通过密切关注最新战争实践,检视算法设计不足;加强作战实验室建设,对战争算法进行作战实验验证,检验算法能力优劣;跟踪研究世界军事强国在智能技术领域的探索实践,有针对性地学习借鉴,提高战争算法迭代效率。